

## 文韵周刊 / 钱塘江

# 见海就想划大船

别急，就找其他人。顺便说几句关于出书的题外话，我对现在出书的程式化已经很厌烦，尽管我自己也深陷其中，譬如序言、自序、后记、作者简介，这是以前惯有的规定动作，最近一二十年，又加了推荐语、推荐人、腰封等。早些年看一本书，封底一定是内容提要，如今全变成名家说的赞美诗。

第十一届冰心散文奖如期举行。我回京第三天，就收到厉敏的微信，希望我尽快把序言写出，出版社那边已经完成编辑程序，只待序言。我这时突然感觉有点惭愧，似乎辜负了朋友的一片赤诚。其实，在这两三个月里，我断断续续也读了厉敏的大部分作品，通过那些干净、质朴又不乏哲思的文字，尤其是对岛上人文历史、地理风俗、鱼类、植物的细腻描绘，仿佛让我一遍又一遍过电影似的再度到了人间仙境——舟山群岛，又看到了难忘的岱山、普陀山。厉敏这本散文集分为五辑，即“海中洲”“金海岸”“山海居”“渔码头”“望海楼”，而我就是一辑。道理很简单，厉敏是舟山人，生于斯长于斯写作于斯，他可以把自己的人生放在舟山这个版图上，像群岛一样按点按块去分割，但如果放在更大的版图，舟山则只是一个点。记得在2011年，台湾拍摄了六集文学纪录片，总片名《他们在岛屿写作》，分别记录了陈映真、郑愁予、白先勇、周梦蝶、余光中、杨牧六位作家、诗人文学创作的历程，2013年在大陆放映后引起很大的反响。我那时就在想，如果我在一个岛上写作，会是什么结果。

普陀山，我于1996年夏季就曾去过。记得某一天，我的一个文友突然给我打电话，告知她的父亲前些天去世，现在她和家人住在普陀山，在寺庙里准

备给父亲做超度。其时，我对普陀山，也包括对舟山还没有地理上的清晰认识，或者说还只像大多数没怎么出门旅游的人，对舟山尚停留在舟山带色的简单印象上。当时不管是爱情使然还是文学激情使然，第二天一早就我飞往宁波，然后乘车渡船于下午抵达普陀山。原来我以为，普陀山不是很大，也就一座庙，庙里有挂单的房舍，我的朋友及她的家人就住在里边。等真的来到普陀山，我才知道自己近乎无知，原来这里有那么多的寺庙，而且大得惊人。在交通通信尚不发达的时代，到普陀山要找一个人真是大海捞针。无奈，我只好花100块钱请当地的一个小女孩领着我一座庙一座庙地去找，直到深夜也没有结果。无奈，只得回到山下居住在小女孩家的家庭旅馆。翌日清晨，我和小姑娘又上了山，慧济寺、普济寺都去了，问了很多庙里的师父和义工，都说没见过我说的那个文友和她的家人。下午2时，带着无限的怅惘和失望，我和小女孩又回到她的家。这时的我已经十分疲惫，小女孩问我今晚是否还住在这里。我想了想，问她到宁波的船最晚几点，小姑娘说18点。于是，我匆匆吃了一点海鲜面，在床上躺了两个小时，便匆匆离去。遗憾的是，今天我已经忘记了那个善良的小女孩的名字，印象中她是个圆脸，性格不急不缓，总是顺从地陪着我。这段往事，我深藏了30年，要不是此番看了厉敏的这部“群岛叙事”，不知还要深藏多久。从缘分上说，这应该算我对“群岛叙事”的另一种参与吧。

正如陈映真、余光中们在岛屿写作那样，每个写作者都有自己熟悉的地域。孙犁笔下的白洋淀、刘绍棠笔下的大运河、老舍笔下的老北京，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自然，厉敏笔下的舟山群岛，包括大海、海风、海浪、渔船、海草、海盐、沙滩、寺庙、渔家、市场、码头、小镇——外婆、父亲、母亲、文友等等，他的记忆是充满海腥味的，是独异于内地作家的，他的许多描写都给人以风景般的深刻印象。过去，很多人问前辈作家写作的秘诀，老作家们总会说，要写自己熟悉的生活。我以为，这话只说对了一半，另一半应为写熟悉生活里的独特发现，一直升华到对人生对世界的独立思考。

我很喜欢《传灯之光》。在岱山长涂港北口外五虎礁，如其名称，蹲在海面上凶险异常，渔船回来经过此处，常会有人员伤亡。某年，一个云游的和尚见此情景，慈心大发，搭棚栖身西鹤嘴，并在对面山上架设起一盏油灯。每到傍晚时分，和尚就涉水跋过泥涂，爬上山坡将灯点亮，瞬间灯光映到海面，晚归的渔船距几里外就能望见，从此避免了险情发生。时间长了，人们被和尚的慈心感动，便筹资建了传灯庵。看到这里，我不由联想到这两年我一直倡导的“上岸文学”，如此一想，这“传灯”不就是“上岸”的具象解释吗？

写到此，我的眼前豁然开朗起来，我之所以30年一直未将我去普陀山的故事讲出来，主要的原因不是因为个人隐私，而是始终没有一个好的出口。厉敏在《普陀山》一文中，曾引用广性禅师写磐陀石的禅偈一则：“磐陀石畔可容身，大步径行最率真。天地吾庐随处足，本来无我亦无人。”如此，我愿将其中的“大步径行最率真”改为“见海就想划大船”，虽与原诗不同韵，却也是我此时读罢厉敏《群岛叙事》后的真实情感思想表达，不知亲爱的读者诸君能否与我共情分享。期盼着，再一次到舟山。

### 艺境



《抚僮溯秦风》薛轲

## 流动的盛宴

■ 松庐

新单位距家车程二十分钟，但因为最近在修高架，绕道需要一个小时。每天早晚漫长而单调的行程，该做些什么呢？听听古典音乐吧，一个单程刚好一张CD的时长。

愉快地决定后，先将车载音响系统作了简单的升级改造，然后回家找出一个黑白两色的大包子——迪卡之声，54张纸盒环保装CD，都是模拟时代的录音精选，足够听一个月了。迪卡公司录音特有的深阔音场，透明度一流的秀美音色，以及华丽自然的音域平衡度，确是早晚旅程之良伴。

近年来，古典音乐市场低迷，唱片公司不得不大量发行价廉物美的环保套装，倒是大大造福吾辈爱乐者。平心而论，CD套装的音质，跟唱片公司原先正价发行的单张相比，还是有些不同的，但在车载系统播放，这些细微差别完全可以忽略。开车时聆听，入耳的声音暖而不糊，清而不冷，所有的频率衬着深沉回响又不分散人注意力的低音，能够感受到迪卡之声的独特魅力。更何况，开车听着这套CD上下班，好处实在是太多。

其一是节省空间。54张CD，整齐地装在一个小方盒内，携带存取都很方便，放入车内储物箱，很是隐蔽。假如换成是50多张单张CD散落在车厢，那简直就是一个小小的灾难了。

其二是丰富曲目。古典音乐听久了，往往会由博返约，形成自己固定的趣味。就说我吧，平时听音乐主要集中于巴赫、莫扎特、贝多芬和勃拉姆斯的作品，再加海顿、舒伯特、肖邦、马勒等的一些经典曲目，然后找一些名指挥家、名演奏家的不同版本来比听。而套装的选曲，一方面质量高，头版黑胶的录音、绝版多年的录音和各类上榜的录音比皆是；另一方面范围宽泛，这54张CD中，

上至中世纪的素歌，下至20世纪的现代音乐，都有选入，还能听到平时不大涉猎的冷门。譬如施密特—伊萨斯泰德指挥的贝多芬作品，正是我苦寻多年未得的版本。维也纳八重奏团的莫扎特和门德尔松，我更是反复听了三个来回。

其三是产生新奇感。由于是按着CD编号来听，而套装的排序又没有规律，今天听了歌剧，明天轮到的不知是室内乐，还是交响曲，心里还真抱着小期待，答案只能等到换上新碟这一刻才会揭晓，所以会惊喜连连。这就好像到了一个新的环境，你不知道将会遇到哪些有趣的人和事。学会用欣赏的眼光打量，你就会发现，温情和美好无处不在。

其四是制造愉悦心情。专家研究指出，常听古典音乐，好处多多，可以减轻压力、提升记忆力、激发创造力，还可以抗抑郁、助睡眠，甚至可以降血压、缓解疼痛。清早，迎着晨曦，听着小提琴奏鸣曲《春天》，如沐春风。黄昏，目送落日余晖，耳边响起莫扎特悠扬的长笛协奏曲，白天如有烦心之事，此刻也早就烟消云散，待到推开家门，带给家人的，只有一脸微笑。我们不能决定人生的长度，但可以改变日常生活的质量。所谓的幸福，不正是就这样一天一天累加而成的吗？

一个月的日子，伴随着美妙的音乐，很快就流逝而去。每段旅程，都在享受音乐的饕餮大餐。月历翻页了，套装也听完了。于是，打开CD柜，把前些年购置的大套装一一找出来，有DG公司的，有PHILIPS公司的，有EMI公司的，有RCA公司的，有SONY公司的，还有一些音乐大师的合辑，林林总总，不下二十个，盘算一下，应该可以听到高架完工之日。而新的烦恼马上又会来到，等到桥好路通后，上下班又该听什么？怎么听？我想，只要爱乐精神不灭，流动的盛宴总会继续。

## 生机勃勃

■ 蒋孝辉

屌养屌枯，屌枯屌养。20年来，从一点点爱好变成兴趣，直到将阳台打扮成了自己喜欢的样子。一盆、两盆、三四盆，盆子里的那点花花草草，就是寻常日子，也是我的精神归宿。

有那么五六年，几乎所有的周末时间都泡在了花鸟市场。当年的杭州，要数钱江市场、汽车西站花市最具人气，后来机场路、杨家村的花市也很有特色。风起花鸟城可以淘到不一样的老盆，清末、民国的精品不少。现在杭州城区品种最全的花木市场应是剑桥花市了，余杭的国际园艺中心的一家花店规模不大但兰花品种很多。绍兴漓渚镇绍兴花市科技苗不少，不懂行情，个别品种兰花很难区分是老种还是科技苗。萧山的中国花木城也别致，适合带孩子的家长，一个看花一个陪孩子玩。金华澧浦花木城是我去过的场地最大的一家，在浦江花木城则淘到过一株早期嫁接的金豆，培土高了反倒看不出嫁接的痕迹。

出差的时候，也很喜欢去逛一逛当地的花市，在昆明购买花的种子真是又好又便宜。在衢州花市买到过重瓣凤仙花，花瓣捣碎了敷指甲过夜，可染成粉红色，是小女孩的最爱。果实长成纺锤形，成熟后一碰即爆裂射出种子，比烟花爆竹的捧炮安全多了，我们经常用来当捧炮。

有一年去广东信宜市看兄弟，在他们村子里看到了一排二三十盆长寿花，最高的接近一米，矮的也有50厘米以上，绯红的一片，好不喜人。于是好说歹说，花了100元买了一盆，从广东带了回来，可惜在飞机上折了几枝花枝。这个品种的长寿花倒也是皮实，还算好养。放在东边的窗台上，每天都有半天的阳光，清明以后用叶子进行扦插，稍理点粪饼肥，过年前就可以开花，花期也特别长，一直开到第二年的“五一”前后，真算得上年宵花里不错的选择。一枝独杆，半腰间分叉六七个小冠，错落有致，层次分明。

长寿花红但不艳，一派欣欣向荣的样子。让人情不自禁地想起和兄弟们一起在广州小巷子里吃牛杂的情景，30元有满满两碗，就着可乐，相视无语，泪流满面地吃完，然后拍了个合照，挥挥手，赶上当晚最后一班飞机回杭州。

特别喜欢五味子的花香，没有含笑那么浓郁，但又比兰花的幽香要直白很多，橙黄的黄色，雌蕊的心皮螺旋排列在花托上，绿色花心柱头呈鸡冠状，一阵风吹过来，带果香的甜很让人“上头”，带点蜜香与柑橘调。

五味子得之不易，当时朋友让我选红豆杉、金弹子、雀梅。红豆杉的果子称得上“珠圆玉润”，金弹子的长柄圆果像一盏盏迷你小灯笼，雀梅瘦长如龙似

凤，唯独五味子普普通通。我却偏偏喜欢上了它，我相信有了五味子，我的生活仍会有委屈、有喜悦、有磨难、有热烈，但终将归为平淡日常。

只是稍有遗憾，自从换了盆之后，五味子年年开花，甚至一年多过一年，经常会有蜜蜂或蝴蝶驻足花朵采蜜，结果却是三三两两，像未成熟的葡萄，一串串地垂在枝下，随风晃荡，似岁月的鼓手，击打着生活的音符。往那株五味子前呆呆地一坐，一上午就过去了。为了养花，也买过好多关于盆景的书，有分川派、岭南派、苏派、扬派以及海派，略记得说苏派盆景以古雅拙朴见长，扬派山石盆景蕴含看江南情致，海派盆景力求体现山林野趣。生活在杭州，可以在西湖郭庄看到各类意境深邃、缩龙成寸、小中见大的浙派盆景，它取法江南山林与南宋山水画意，五针松、黑松、雀梅、黄杨、梅等都有精品。

黄杨是我喜欢的浙派盆景之一，尽管放阳台养，夏天容易晒伤，冬季又容易冻透。但枝叶一派绿意盎然，最能体现其斜、临、悬的妙，少了普通盆景的虚空。家里有株黄杨，不到3厘米粗，却是年功了得，有空灵、清瘦、苍劲文人画意，颇有“鬻然清远，自有林下一种风流”的境界。

据说从盛唐开始，黄杨一直是盆景选材的首选，常受人追捧的有瓜子黄杨、豆瓣黄杨、雀舌黄杨、珍珠黄杨，总给人一种深深不可测的通透。喜欢紫砂盆，它能承托出盆景的大气与稳重。曾经相中了一个20世纪60年代的紫砂盆，花盆的侧面题词“朝霞似锦，大地生辉”，妻子的名字刚好包含在里面，连姓氏都藏在其中，像是冥冥中注定的缘分，实在是奇妙得很。出钱买，不卖。拿盆换，不换。对这盆可是一见钟情，那种感觉要比初恋都要甜，一趟又一趟，就是得不到。

也是偶然，竟然有一天，我和盆的主人出现在同一个酒桌上。他也是豪爽，也可能是“酒逢知己千杯少”，我们干了一杯又一杯。说到养花也是聊出了许多共同话题，还是他主动提出要把盆让给我，不是卖，也不是换，条件是我请他喝几顿大酒，不醉不归的那种。这哪算条件，我欣然接受。我将自己珍藏了15年的一坛20斤土养烧送给他。淡黄的琥珀色，倒一杯，可以明显看到沿着杯壁缓缓游动的厚重，香气扑鼻，带着醇香。70岁的人，他高兴得像个小孩子。

可不能负了这盆，拖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才决定用来种春剑。几苗荷王素，与妻子的气质十分般配，低调有内涵。一晃也有十多年了，兰花已经爆盆，不仅可以与人共赏，还隔几年可以分苗给志同道合的兄弟，这也是养花的乐趣。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 名家

■ 红孩

我的一个作家朋友，喜欢写散文，几个月前专门从陕西把他父母接到北京小住，几天后特别唤上我和几个朋友陪他父母聚餐。朋友的父母是老艺术家，唱了一辈子秦腔。近几年，老爷子身体时好时坏，挺让人揪心的。我与朋友的父母在陕西见过面，老爷子挺神，会唱会导，别着耳朵有些聋，但一提到戏，眼睛噌地就睁得刷亮。那天下雨，我选了一件衬衫送老爷子。席间，我问朋友：“你爸妈在京还要住一阵子吧？”朋友说：“不，我明天就陪他们去舟山，看大海！”

想起来，我和我的这位朋友一起到过舟山。具体说，我们是到岱山参加由中国散文学会和当地政府联合主办的“岱山杯”海洋题材散文诗歌征文颁奖活动。自2011年起，已经成功举办十届。作为这项活动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每次参与征文、颁奖，我不仅第一时间读到了来自祖国各地，以至世界各地华文作家关于海洋题材的优秀作品，同时还结识了许多沿海地区的朋友。其中，就包括舟山地区的阎爱鹏、复达、李国平、顾丽敏、厉敏等数十位文友。

几个月前，厉敏给我发来微信，说他的散文集《群岛叙事》即将出版，希望我为之写个序言。当时，我正忙碌于第十一届冰心散文奖的评奖筹备工作，每到这个时候，我就怕各路文友跟我联系，尽管我们的工作很保密，可明眼人都知道冰心散文奖肯定在那段时间颁奖。所以，在颁奖前，我大多拒绝和文友聚会，包括各地邀请我去采风、讲座、举办图书分享会。因此，我对厉敏说，最近我很忙，等过几个月再说，如果特

### 诗味

## 诗二首

■ 崔子川	万物都躲着那步步逼近的火球 学会了寻找阴凉
初夏	枝头的枇杷，从青涩里 漏出几点微黄 小松鼠窜过窗棂，那么急切—— 它自己也不知道要找什么
晨鸟	夜晚是鸟们的天堂：黑暗中 斑鸠、杜鹃、布谷的啼叫，长短不一 仿佛一场即兴的对歌 在窗外的树丛间，不肯落幕
初夏	气温开始不规则地攀升 长衫才从衣橱里探出头 又缩了回去—— 季节的转换，从不预告
晨鸟	趁晨曦微凉，我给池中的锦鲤 覆一层薄薄的黑纱 它们受不了紫外线的炙烤——

初夏	小满之后，鸟鸣把饱满 递给不断长高的玉米和豆角 住在郊外，听不到汽车的聒噪 每一天，众鸟缓缓卷起窗帘
晨鸟	长与短，急促与舒缓，欢乐与忧思 整个黎明都是鸟类的天下 我从声音里辨认它们的位置、羽色 窗前，或更远的山谷 天空在光的幻术中，慢慢恢复元气
初夏	被这些声音的巨浪裹挟，我 变成一声小鱼，沉浸其中 天空布满谜团：它们的翅膀里 是否携带着人类祖先古老的训诫？
晨鸟	池塘安静。鸟鸣声里，孩子们 如小荷，越来越亭亭

## 寻找完美的句子

■ 黄鱼

加缪小说《鼠疫》中有个人物名叫格朗，他是一名普通公务员，在鼠疫期间加入一个防疫志愿组织，承担了鼠疫死亡人数统计这样一项毫不起眼但也是他力所能及的工作。格朗年轻时也曾有过美好的爱情，但妻子早已离家出走多年。格朗还有一个“看来有点可笑的理想”——他几乎把全部的业余时间，都花费在了所钟爱的文学创作上面。

“在五月份的一个美丽的清晨，一位英姿飒爽的女骑士跨着一匹富丽的枣骝驮马，驰骋在布洛涅树林的花径上。”

这是格朗写下的第一句话，也是最后一句话，或者说，这是他写下的全部作品。但这么说其实并不确切。这个句子最初的样子早已查不可寻，因为自打一写下来，格朗就翻来覆去地在修改它，日思夜想，经年累月，一刻也不曾消停，它早被他改得面目全非。这个句子也远没有定格为它最后的样子。

对于某次修改，格朗往往只会满意那么一阵子，过不了多久，就又觉得句子所表达的效果，距离他心目中的理想，终究还是差了那么一点，为了消除这一点距离，他还得孜孜不倦地继续改。所以这个句子最后会流变成什么样子，简直是个生命之谜，只要格朗的生命不息，这个句子就变化不止。

有一天晚上，他决定不用“英姿飒爽”，而改用“苗条”来形容女骑士。有一次，他又觉得“五月份”中的“份”是个累赘，干脆去掉；“富丽”这个词也不够

好，但用“肥壮”或“辉煌”似乎也不行，真是大伤脑筋。然后，“花径”被他改成了“开满了花的狭窄的道路”，但“的”字实在太多了……总之，他写了有五十来页，手稿上都是同样一句话，核心意思是一位女士骑着马在跑。五月、女骑士、林间小径这几个词一再重复，加以不同的修饰语，用各种方式排列组合，一遍遍地删改涂抹。

格朗为找到一个理想的句子而殚精竭虑的过程，甚至比他的生命还要坚韧——他染上了鼠疫，医生判定他活不过今晚了，格朗让医生将书稿烧毁；第二天他却没死，不但没死，而且奇迹般地，身上出现了战胜鼠疫的征兆，连医生都感到不可思议。意识到自己已经挺过昨晚生死攸关的时刻，格朗产生的第一个念头是，他将重新写作。他可惜记着被烧毁的那些句子呢。

三十多年前的读《鼠疫》，格朗就让我念念不忘。在加缪的哲学中，格朗被赋予了很重的道德分量。书中写道：“假如一定要在这篇故事中树立一个英雄形象的话，那么作者就得推荐这位无足轻重和甘居人后的人物。”

但格朗这个人物远不止道德楷模这样一个侧面。三十多年后，当我因为父亲的去世而试图写点什么时，格朗的另一个侧面屡屡在我脑海里现身——在遣词造句的某个瞬间，我仿佛也经历了格朗式的迷茫。

父亲生病不久，我就想着为此而写点什么。它带给我的感受实在深刻而复杂，搜索我有限的阅读史，发现别人既有的描摹和说明，并不能恰当地抚摸到我的痛痒。没有人能代替你表达，也

不可能有这样一架机器来自动扫描、读写那诸多感触，这事得自己来。但直至父亲去世后好几年，我都迟迟不能落笔。

所谓写，就是去理解吧。去理解，就是孜孜以求属于自己的词汇和句子的过程。写着写着，我发现这是一个关于信与不信的故事，一对父子被疾病挟持，一边祛魅，一边魅魅，即使面对死亡，也要努力寻找希望和意义。这个主题是我在写的过程中，逐渐体会、辨认出来并赋予它的。

在写作《花园与父亲》这部书稿时，我没有先人为主地去写父爱如山、哀伤之类的主题，在某种程度上，这也许避免了卡夫卡笔下那位饥饿艺术家的悲剧。卡夫卡在其小说《饥饿艺术家》中，为我们呈现了艺术创作的另一种图景，将它与格朗的经历相比较，既相映成趣，又令人唏嘘。

这位艺术家阐释的主题即饥饿，是被设定的，不像格朗那样苦苦求索而不得；他对饥饿的表演讲也确乎得心应手，不像格朗那般才思枯竭。要真实地呈现饥饿，最好的办法不就是让自己真实地饿着吗？这位饥饿艺术家就是这样做的，也很努力。但结局是，他把自己给饿死了。

格朗则挺过了鼠疫。他是个真实的人，有名有姓，更耐人寻味的是，他还有过一位心爱的妻子。尽管我们无从推测，那位女骑士抑或就是弃他而去的女子的化身，但我想真正的创作，大概包含了这样一个前提，人是万事万物的尺度。作者在经历万事万物的过程当中，像是被鞭子日复一日地抽打；他不